

經籍典第四百八十一卷

集部彙考十五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三

別集二 唐二至宋一

權丞相集五十卷 晁氏曰權德輿載之也秦州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貞元十年知制誥累官中書舍人元和五年以禮部尚書平章事德輿三歲知辨四聲四歲能詩賦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其文雅正瞻緝當時公卿功德卓異者皆所銘記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縉紳羽儀其兩漢辯亡論世祖封不義侯議世多稱之嘗自纂制誥集五十卷楊憑爲序今亡逸文集孫憲孫編次楊嗣復爲序 陳氏曰德輿父皋以不汙祿山見卓行傳其子璩爲中書舍人劾李訓亦能世其家性寬和而識大體文亦純雅宏贍三世名迹可謂名門矣墓碑韓昌黎所爲序文言九年掌誥自纂錄爲五十卷不在此集內今未之見

韓昌黎集四十卷集外文一卷

晁氏曰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進士累擢知制誥進中書

舍人遷吏部侍郎爲京兆尹與李紳不協紳出愈罷爲兵部俄復舊劉胸舊唐書稱愈恃才肆意
鑿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爲作
諱辯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新書稱愈三歲而孤自知讀書比長盡通
六經百家學性明銳不爲詭隨每言文章自相如子長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
一家言造端置詞要爲不蹈襲前人者議者謂舊史譏其文章甚紕繆固不待辯而新史褒其造
端置辭不蹈襲前人亦未爲知愈蓋愈之置辭字字悉有據依其造端如毛穎傳進學解之類皆
有所師範云其集屢經名人是正其舛訛絕少但編次殊失倫類有暇者宜再編之 李漢文

集序略曰先生幼孤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
搜抉無隱汗瀾卓踔潄沚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
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悠悠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
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

常者矣

本傳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剗以樸剗僞以真粹然一出於正

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無牴牾聖人者又云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爲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其它文造端置辭要不爲蹈襲前人者惟愈爲之沛然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遂不及遠甚

程子曰韓退之晚年爲文所得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

歐公詩話曰退之筆力無施不可

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彊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彊而然與

坐客皆爲之笑也

陳氏曰李漢序公文辱知最厚且親收拾遺文無所失墜者懼後之人僞妄輒附益其中也外有註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官不在集中今實錄在外集然則世所謂外集者自實錄外皆僞妄或韓公及其壻所刪去也南陽者唐東都之河陽春秋傳晉於是始啟南陽者也新書以爲鄧州非是方崧卿年譜辯之詳矣

韓文公志五卷

陳氏曰金堂樊汝霖澤之撰汝霖嘗爲韓集譜註四十五卷又集其碑誌祭文序

譜之屬爲一編此是也譜註未之見汝霖宣和六年進士仕至瀘帥以卒玉山汪端明志其墓

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一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舉正十卷外抄八卷

陳氏曰年譜洪興祖撰甫

田方崧卿增考且撰舉正以校其同異而刻之南安外集但據嘉祐蜀本劉煜所錄二十五篇而附以石刻聯句詩文之遺見於它集者及葛嶠刻柳文則又以大庾丞韓郁所編註諸本號外集者并考疑誤輯遺事共爲外抄刻之

校定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陳氏曰晦庵朱侍講熹以方氏本校定凡異同定歸一多所發

明有益後學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愚按方氏用力於此集勤矣外集刪削甚嚴

而存此書以見其邀速常語初無崇信之說但欲明世間問答之僞而不悟此書爲僞之尤也蓋由歐公跋語之故不知歐公自以易大傳之名與己意合從而實之此自通人之一蔽東坡固嘗深辯之然其謬妄三尺童子所共識不待坡公也今朱公決以爲韓筆無疑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迺爾殆不可解今按外集第七卷曰疑誤者韓郁注云潮州靈山寺所刻宋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爾其書蓋國初所刻故其謬如此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可見此書之妄也然其妄甚白亦不待此而明

朱子韓文考異序曰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爲佳本予讀之信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讐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爲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脫略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二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

爲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祕閣官本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眞作者之手藁而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也抑韓子之爲文雖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爲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柳柳州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子厚也河東人貞元九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終於柳州刺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微旣竄斥湮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悲惻在柳州進士走數千里從學經指授者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劉禹錫序之韓退之言吾嘗評其文深雄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 陳氏曰劉禹錫序言編次其文爲三十二通退之誌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當時本也或云沈元用所傳穆伯長本

柳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別錄二卷摭異一卷音釋一卷附錄二卷事迹本末一卷 陳氏

曰方崧卿既刻韓集於南安其後江陰葛嶠爲守復刊柳集以配之別錄而下皆嶠所裒集也別錄者龍城錄及法言註五則龍城近世人僞作

重校添注柳文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陳氏曰姑蘇鄭定刊於嘉興以諸家所註輯爲一編曰集註

曰補註曰章曰孫曰韓曰張曰董氏而皆不註其名其曰重校曰添註則其所附益也

韓柳音辯二卷 陳氏曰南劍教授新安張敦頤紹興八年進士也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晁氏曰唐劉禹錫夢得也中山人貞元九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

貶朗州司馬元和十年召還欲任以南省郎作元都觀看花詩譏忿當路出爲播州刺史裴度以母老爲請得易連州入爲主客郎中復作游元都詩以詆權近俄分司東都遷賓客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尙書卒禹錫少工文章恃才而廢老年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白居易推爲詩豪嘗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禹錫早與柳宗元爲文章之友稱劉柳晚與白居易爲詩友號劉白雖詩文似少不及然能抗衡二人間信天下之奇才也 陳氏曰集本四十卷

逸其十卷常山宋次道裒輯其遺文得詩四百七篇雜文二十二篇爲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

也 夢得自言吾友柳議曹嘗謂吾文雋而膏味無窮矣而愈出也後村劉氏曰夢得詩雄渾老蒼沈著痛快小家數不能及絕句尤工又曰夢得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朝其詩尤多感慨惟在人雖晚達於樹比冬青之句差閑婉答樂天云莫道桑榆晚爲霞尙滿天亦足以見其精華老而不竭

韋處厚集七十卷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撰劉禹錫序略曰按公未爲近臣以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爲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册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

裴晉公集二卷 陳氏曰唐宰相裴度中立撰

李觀文編三卷外集二卷 晁氏曰唐李觀元賓也華之從子貞元八年進士中宏詞科終太子校書郎觀爲文不襲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議者以觀文未及愈老不休故擅名陸希聲大順中

編觀文爲之序以爲觀尙辭故辭勝理愈尙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如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其後蜀人趙昂又得其安邊書至晁錯論一十四首爲後集二卷頃年予從父詹事公掌誥命嘗以四之日爲四日不學者闕然以爲非今觀集中亦云爾乃知本於此陳氏曰元賓與韓退之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明年試博學宏詞觀中其科而愈不在選顏子不貳過論其年所試文也又一年觀年二十九而卒愈爲之志銘使觀不死豈可量哉

歐陽集十卷

晁氏曰唐歐陽詹行周也泉州人終國子四門助教閩人不肯北官及常哀爲觀察

使興學勸士舉進士自詹始與韓愈李觀李絳貞元八年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云此集李貽孫纂韓退之作詹哀辭稱詹甚美大意謂詹覓舉京師將以爲父母榮也又云其德行信於朋友而唐小說載詹感太原一妓爲賦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之詩卒爲之死今集中亦載焉若然則詹之志豈在其父母哉有德行者乃爾耶 陳氏曰詹亦韓愈同年進士考其集中各有

明水賦詹亦蚤死愈爲之哀辭尤拳拳焉李翱作傳而李集不載其序福唐廉使李貽孫所爲也詹之爲人有哀辭可信已黃璞何人斯乃有太原一妓之謗好事者喜傳之不信愈而信璞異哉

高城不可見之句樂府此類多矣不得以爲實也

呂衡州集十卷

晁氏曰唐呂溫叔也一字化光河中人貞元十四年進士以善草執誼王叔文

起家再命左拾遺同張薦使吐蕃元和初使還累遷知御史雜事再貶道州刺史徙衡州溫從梁肅爲文章規摹左氏藻贍精富流輩推尙劉禹錫爲編次其文序之云古之爲書先立言而後體物質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故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今集先賦詩後雜文非禹錫本也 陳氏曰溫本善草王偶使絕域得免在八司馬之數而終以好刻敗與竇羣羊士諤昵比傾誣宰相李吉甫謫死屢校不懲至於滅耳此所以爲小人歟

李文公集十八卷

晁氏曰唐李翱習之也涼武昭王之後貞元十四年進士調校書郎知制誥會

昌初終山南東道節度使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從韓愈爲文詞致渾厚見推當時集皆雜文無歌詩前有蘇舜欽序云唐之文章稱韓柳翱文雖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 陳氏曰蜀本分二十卷集中無詩獨有戲贈一篇拙甚非其作也習之爲文源委於退之但才氣不能及耳 石林葉氏曰李習之文辭高古幾可追配韓退之然不長於作詩故集中

無傳今惟傳燈錄載其贈藥山僧一篇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欲問西來意
雲在青天水在瓶氣格與其文全不相類韓退之遠遊聯句亦記其一聯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
悠悠終篇不再見或云退之以其不工卻之使不復與也

白樂天長慶集七十一卷 晁氏曰唐白居易樂天也唐史云太原人居易詩中自序生於鄭州滎
陽貞元十七年進士中拔萃科元和初制策一等調整厯尉入翰林爲學士太和初遷刑部侍郎
會昌初以刑部尙書致仕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當
時士人爭傳雞林賈國相率篇易一金與元微之酬唱故號元白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在杭州
自類詩彙分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前集五十卷有元稹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紀又有續後
集五卷今亡三卷予嘗謂樂天進退以義風流高矣與劉禹錫游人謂之劉白而不陷入司馬黨
中與元稹遊人謂之元白而不陷北司黨中又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陷牛李黨中嗚呼叔世有
如斯人之彷彿者乎獨集後載聞李崖州貶二絕句其言淺俗似幸其禍敗者余固疑非樂天之
語及以編年書考之崖州貶時樂天歿將踰年或曰浮屠某作也 陳氏曰長慶集五十卷元

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時會昌五年也墓誌乃云集前後七十卷當時預爲誌時未有續後集今本七十一卷蘇本蜀本編次亦不同又有外集一卷往往皆非樂天自記之舊矣年譜維揚李璿德邵所作樓大防叅政得之以遺吳郡守李伯珍諫議刻之余嘗病其疎略牴牾且號爲年譜而不繫年乃別爲新譜刊附集首

白集年譜一卷 陳氏曰知忠州漢嘉何友諒以居易舊治旣刊其文集又作年譜刊之集首始余爲譜旣成妹夫王栒叔永守忠錄寄之則忠已有此譜視余譜詳略互見亦各有發明其辨李崖州三絕非樂天作及載晁子止之語謂與楊虞卿爲姻家與牛僧孺爲師生而不陷牛李黨與余暗合因並存之詳見新譜末章 穎濱蘇氏曰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爲從官以諫諍顯出爲牧

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世可以老死無憾矣 又曰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咏歎輒以公卿投荒僇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蓋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耳 詩史沈存中謂樂天詩不

必皆好然識趣可尙章子厚謂不然云樂天識趣最淺狹謂詩中言甘露之事幾如幸禍樂天爲

王所謫謫江州司馬其詩謂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住時雖私讐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當形之歌咏東坡謂樂天豈幸人之禍者蓋悲之也晁氏法藏碎金曰白氏集中頗有遣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多愛之余友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如之名曰助道其辭語出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捷曉悟於人也 平園周氏曰香山詩說平易文體清駛疑若信手而成者間觀遺藁則竄定甚多 朱子語錄曰樂天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都說得口津津地涎出

元稹長慶集六十卷外集一卷 晁氏曰唐元稹微之也河南人擢明經書判入等授校書郎元和初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在江陵與監軍崔潭峻善潭峻以稹歌詩奏御穆宗賞悅除祠部郎中知制誥未幾入翰林爲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長慶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爲文長於詩與白居易齊名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及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有長慶集百卷今亡其四十卷又有外集一卷詩五十二篇皆宮體也 陳氏曰中興目錄止四十八卷又有逸詩二卷稹嘗自彙其詩爲十體其末爲艷

詩暈眉約鬢匹配色澤劇婦人之恠艷者今世所傳李娃鶯鶯夢遊春古決絕句贈雙文示楊瓊諸詩皆不見於六十卷中意館中所謂逸詩者卽其艷體者耶稹初與白樂天齊名文章相上下出處亦不相悖晚而欲速比依奄宦得相卒爲小人之歸而居易始終全節嗚呼爲士者可以監矣

戴叔倫述藁十卷外詩一卷書狀一卷 晁氏曰唐戴叔倫幼公也潤州人爲人溫雅善舉止中進士第累遷容管經略使政治稱最德宗賜中和詩世以爲榮代還請爲道士未幾卒集有馬總序或題曰會錄唐史但云師事蕭穎士初不稱其能詩以時人少其詩骨氣綿弱故也

符載集十四卷 晁氏曰唐符載字厚之岐襄人幼有宏達之志隱居廬山聚書萬卷不爲章句學貞元中李巽江西觀察薦其才授奉禮郎爲南昌軍副使繼辟西川韋臯掌書記澤潞鄒士美叅謀歷協律郎監察御史元和中卒段文昌爲墓志附於後集皆雜文末篇有數詩而已集前有崔郡王湘送符處士歸覲序皆云載蜀人以比司馬王楊云

張登集六卷 晁氏曰唐登性剛潔介特始以巾褐就辟歷衛佐廷尉平監察御史貞元中改河南

府士曹掾遷殿中侍御史漳州刺史居七年坐公累受勅吏議侵誣感疾卒權德輿爲之序甚詳以公幹景陽比之國史補亦稱登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結綵感金之狀其舊集詩賦之外書啟序述誌記銘誄合一百二十二篇今存者才六十餘首

樊宗師集一卷絳守園池記注一卷

陳氏曰唐諫議大夫南陽樊宗師紹述撰韓文公爲墓志稱

魁紀公三十卷樊子三十卷詩文千餘篇今所存才數篇耳讀之殆不可句有王晟者天聖中爲絳倅取其園池記章解而句釋之猶有不盡通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爲文而晦澀若此其湮沒弗傳宜哉

陳氏曰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志

稱其爲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亦太奇澀矣本朝王晟劉忱皆爲之註解如瑤翻碧漱鬼眼瀕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有無一語詰曲百盤紆執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

後山陳氏

曰歐陽公謂退之爲樊宗師墓志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子長爲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皇甫持正集六卷

晁氏曰唐皇甫湜持正也睦州人元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裴度辟東都

判官度修福先寺求碑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徵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酣飲援筆立就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怒曰吾自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繖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今集雜文三十八篇而已況集序在而碑已亡矣 陳氏曰湜輕傲不羈非裴公鉅德殆不能容之矣今集才至數十篇碑不復存意其多所亡逸然湜之矜負如此固不苟爲人作而人亦未必敢求之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皇甫湜李翱雖爲韓門

弟子而皆不能詩梧溪石間有湜一詩爲元結而作其辭云次山有文章可愧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此詩乃論文人文章爾風格殊無可采也

沈亞之集十卷

晁氏曰唐沈亞之字下賢長安人元和十年進士涇原李彙掌書記爲祕書省正